

珞珈语言文学丛书

“看”类动词词义 聚合网络的认知研究

欧阳晓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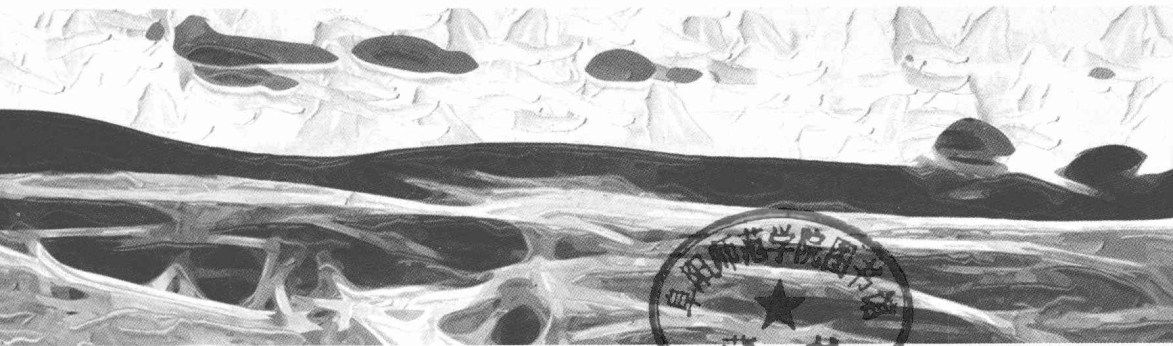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珞珈语言文学丛书

“看”类动词词义 聚合网络的认知研究

欧阳晓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类动词词义聚合网络的认知研究 / 欧阳晓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61 - 5758 - 9

I. ①看… II. ①欧… III. ①汉语—动词—词义学—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074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68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一 词义网络研究具有理论和应用双重价值	(1)
二 立足认知开辟词义网络研究的新视角	(2)
三 选择“看”类动词进行尝试性探索	(4)
第二节 研究现状	(6)
一 汉语语言学领域的词义聚类研究	(6)
二 面向信息处理的词汇语义知识库研究	(12)
三 “看”类动词研究	(18)
第三节 本书的相关说明	(19)
一 研究思路	(19)
二 语料说明	(20)
第二章 词义聚合网络的理论框架建构	(22)
第一节 词义聚合网络的理论基础	(22)
一 “词群—词位变体”理论	(22)
二 范畴化视角下的词义观	(25)
三 范畴等级结构与词义聚合网络	(25)
第二节 词义聚合网络的构建方式	(27)
一 提取基本范畴词,确立词义聚合网络的基点	(27)
二 构拟意象图式,发掘词义聚合网络中的上层义位	(28)
三 利用范畴发展规律,实现词义聚合网络的纵横延展	(30)
第三节 立足语言事实的词义范畴发展探察	(32)

第三章 “看”及“看”类词群的纵向构建	(34)
第一节 “看”核心地位的确立	(34)
第二节 “看”义位的梳理	(37)
一 “看”词义表现的初步考察	(37)
二 传统释义中“看”的义项分割	(40)
三 立足认知的“看”义位发掘	(43)
第三节 “看”类词群的分别构建	(47)
一 “看1”词群的建构	(48)
二 “看2”词群的建构	(78)
三 “看3”词群的建构	(113)
四 “看”及“看”类词群义位概览表	(122)
第四章 “看”及“看”类词群的横向系联	(128)
第一节 一词多义与隐喻转喻	(128)
一 隐喻思维机制影响词义演变	(129)
二 转喻思维机制影响词义演变	(131)
三 隐喻转喻与词义演变的群体性类化倾向	(134)
第二节 “看”在隐喻推动下的词义引申	(135)
一 “以身喻心”隐喻模式	(135)
二 “以身喻心”推动下的视觉隐喻	(137)
第三节 “看”在转喻推动下的词义引申	(139)
一 辅助行为转喻核心行为	(139)
二 部分行为转喻整体事件行为	(141)
三 行为过程转喻行为结果	(142)
四 行为转喻行为标记	(142)
第四节 “看”类词群的群体隐喻转喻考察	(143)
一 “看1”词群成员的隐喻转喻分析	(144)
二 “看2”词群成员的隐喻转喻分析	(150)
三 “看3”词群成员的隐喻转喻分析	(153)
四 “看”类词群的群体隐喻模式	(156)

第五章 “看”类范畴发展的语言表现	(164)
第一节 范畴发展表现为词形转换	(165)
一 范畴内合体字的生成	(165)
二 范畴内复合词的产生	(168)
第二节 范畴发展表现为词义引申	(175)
一 词义引申概述	(175)
二 “看”词义发展中的“继发引申”	(176)
第三节 范畴发展表现为句法功能变化	(183)
一 表具体行为范畴的“看”	(185)
二 表主观情态范畴的“看”	(208)
三 表客观关系范畴的“看”	(215)
第六章 结语	(220)
附录	(224)
参考文献	(23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一 词义网络研究具有理论和应用双重价值

关于词汇系统的研究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词义中心倾向。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汉语语言学界就开始关注词汇的系统性问题，并针对“词汇是否成为一个体系”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随着讨论的深入，词汇具有系统性逐步成为共识，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词汇系统进行了探索，主要有如下几个层面：意义层面、结构层面、语音层面、语法层面、来源层面、运用层面和综合属性（赵世举，2006）。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词的核心是词义，词汇系统的研究应该着重研究词义系统。词汇的系统性虽然在各个层面均有所体现，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意义。更有学者明确指出“词汇系统实际上就是词义的结构系统”（洪成玉，1987）。“语言的词汇是一个体系，每个词（以至每个词义）在总的体系的网络中只占一席之地，同时又与周围的词及词义处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之中”（李锡胤，1986）。还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大脑词库的网络结构，并通过实验材料证明了词语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语义联系（周国光，2003）。因此，揭示词义网络的具体构成已经成为当前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

另外，汉语言的应用研究也对词义网络的发掘提出了要求。作为应用语言学两个重要分支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都表现出了对汉语词义网络的迫切需求。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词汇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英国语言

学家威尔金斯 (George Wilkins) 在《语言教学中的语言》(1972) 里说: “如果没有语音和语法, 还可以传达一点点信息; 但是如果没词汇, 那就不能传达任何信息。”(盛炎, 1990) 足见词汇对于语言教学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对词语习得规律的研究表明: 词语是以网络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的, 孤立的词不容易记住也不容易检索出来 (陈贤纯, 1999)。可见二语词汇习得过程就是一个建构二语心理词汇网络的过程。但心理词汇的组织结构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目前语义网络被一致认为是这方面最理想的模型。在语义网络中, 词与词之间是通过语义关系相互联系联结的。因此, 发掘和描写出汉语词义网络, 可以帮助教师更加有计划、有意识地科学安排词汇教学, 从而帮助学生快速有效地构建和发展心理词汇网络, 促进其对汉语词汇的习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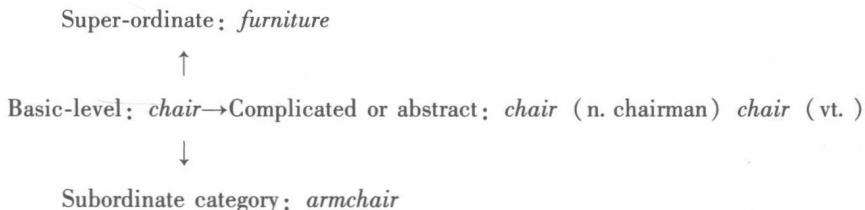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 语言的使用空间从人际延伸到人机, 这就促成了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的联姻, 构成了信息时代独具特色的产物——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言研究, 即人机空间的语言研究 (萧国政, 2001)。目前, 中文信息处理已经全面进入了语义处理阶段, 作为语义理解的基础和核心, 词汇语义资源建设是语言信息处理技术取得进步的重要保障。语言信息处理要求提供可计算化的语义结构文本, 语言系统的计算机仿真也有赖于语义结构网络的形式化, 而计算机本身不具备语义网络的自建构能力, 因此必须为之建构以供语言编码和解码之用的可计算语义网络 (李葆嘉, 2007)。因此, 对词义的体系性描写和精确的形式分析, 成为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 不论是从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 还是从语言研究服务于应用的角度来看, 对汉语词义网络的分析和描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本书选题的缘起。

二 立足认知开辟词义网络研究的新视角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 语言不是直接表现或对应于现实世界, 而是有一个中间的“认知构建”层次将语言表达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可表述为“现实—认知—语言”模式。因此, 认知规律和认知模式不但是个体习得语言的客观规律, 也是语言系统本身形成和发展的依据和脉络 (萧国政、胡焯, 2008)。

从认知的观点来看，人们为了认识世界，必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和范畴化，认知过程的结果（即范畴）作为概念（mental concepts）储存于大脑，形成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心理词汇又表现为外部的语言符号（赵艳芳，2001）。也就是说，认知范畴作为认知概念储存于大脑中，其外部表现为语言中的词。大脑中的词库不可能是毫无结构的，以往的语言学将词汇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性，又分为同义词和反义词、上义词和下义词等各种意义关系，也是试图描述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和结构。但以前的语言理论都认为这些词的意义是有明确界限的，其地位是等同的。认知语言学从认知的角度观察语言中词汇的组织 and 规律，以人的经验和认识事物的规律为基础说明语言中词汇产生、发展与习得的内在机制，反映了人类认识事物的有序性以及词汇在人的大脑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人们先认知基本范畴，然后在基本范畴的基础上认知上、下位范畴，并经由转喻、隐喻等思维机制形成复杂或抽象的概念，在这些范畴形成的同时产生了词汇，也决定了词汇产生和发展的顺序，构成了一定的词汇等级结构。在语言层面上，基本范畴等级具有特殊的地位，上位范畴词汇和下属范畴词汇一般来说都晚于基本范畴词汇产生。认知语言学关于词汇发展变化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构建词义聚合网络提供了基点和扩展脉络，即以基本范畴词为基点，根据人类的认知规律和认知模式来系联上位范畴词和下位范畴词，以及复杂抽象概念。例如：



近年来，萧国政提出了一种科学的词义网络构建理论——“词群—词位变体”理论（萧国政，2007、2008）。“词群—词位变体”理论认为：概念是无限的，但是任何一种语言用词位表达的概念是有限的。词位有基点词位和非基点词位之分，一种语言的词义系统是以基点词位及其变体构成的同义词群体系（即词义网）。其中每个以基点词位为起点的同义词群——集合，是由上位变体集合、下位变体集合、同位变体集合和邻位变体

集合共同形成的同义词群体系（萧国政，2008）。这一理论本质上是从认知视野构拟和揭示词义产生、发展及其联系，与认知语言学的有关研究在基本原理上应是彼此呼应的。

“词群—词位变体”理论认为，一种语言的词网是由有限的认知基元网构成的，其基元网的构建是整个词汇语义网构件的基础。其词汇语义网的构建方法及基本策略的研究也是通过基元网的构建来探索、实现和完善。“词群—词位变体”理论有三个学术支撑：一是句法语义原则；二是语言认知原理；三是本体（ontology）网络架构。

本书将以“词群—词位变体”理论为理论基石，利用语言与认知的相关原理，通过选取一个小范围的词义聚合（一个基元词义网络）的建构为对象进行研究，探索和论证认知词义网建构的可行性，以及建构词义网络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三 选择“看”类动词进行尝试性探索

本书之所以选择“看”类动词进行词义聚合网络研究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看”类动词以表达视觉行为为基础，视觉行为是身体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最初形式和基本形式，是人类获取客观世界信息的首要来源，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抽象思维联系紧密。经由视觉信息产生的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必然会打上视觉的烙印。从视觉行为入手，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认知的溯源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人类认知世界的某些内在规律。

其次，“看”所表达的视觉行为范畴是基本层级概念范畴，是人们认识世界最直接、最基本的层面，也是人们对事物进行范畴化的有力工具，在言语中使用最广、最为人所熟知，可能涵盖的范围也会很广，以此为基点所发生的横向扩展（抽象、复杂概念范畴）和纵向延伸（上、下位范畴）也会更加充分，可以系联的各层级位内变体和位外变体更多，涉及的领域也会更广，因此表现在语言层面的词义聚合网络也会更加的繁杂丰富、纵横捭阖，极具典型性。

再次，“看”类动词潜隐着较强的词义演变规律。由于视觉行为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视觉动词的起源非常早，使用历史漫长且频率高、范围广，故其词义具有一定的原初性和基础性。所以从古至今意义演变发展

不易产生脱节，具有完整的历时演变过程，便于观察其大致的语义发展趋势。再加上视觉行为与人的认知经验具有直接相关性，又和人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看”类动词词义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积淀了丰富的认知经验，而且凝聚了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容易从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词义演变规律。

最后，“看”类动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汇，其使用频度和辨识理解程度都非常高，但恰恰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词汇或概念却往往最容易被忽略，从而最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看似最易理解的概念却最难诉诸文字，汉语教师们给外国学生进行讲解辨析的时候总是语焉不详，又何谈形式化以备机器之用。所以，开展“看”类动词词义网络研究是编撰科学的对外汉语学习型词典和构建机读语义知识库的基础性内容之一。

因此，本书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看”类动词的选词基本来源，并参考《同义词词林》《简明汉语义类词典》以及符淮青《词义的分析与描写》中收录的视觉行为动词，最终将以下 212 个动词，共 238 条义项列入考察范围之内：

傲视、白、拜读、拜望、饱读、饱览、逼视、鄙视、参观、参看、参阅、侧目、查看、查阅、察看、察验、覘、骋目、驰目、仇视、瞅、瞅见、传观、传看、传阅、打量、瞪、敌视、谛视 dìshì、睇 dì、盯、定睛、读、睹、端量、端详、睇 é、翻阅、反顾、放眼、俯察、俯瞰、俯视、鹄望 húwàng、顾、顾盼、观、观测、观察、观看、观览、观摩、观赏、观望、观瞻、观照、忽视、虎视、环顾、环视、回顾、回眸、极目、监视、检查、检视、检验、检阅、见、鉴、静观、校阅、看 kān、看顾、看管、看护、看守、看押、看 kàn、看不起、看承、看待、看得起、看见、看轻、看望、看重、瞰、窺、窺测、窺察、窺视、窺伺、窺探、睐、览、瞭 lèng、瞭、瞭望、瞴 lín、溜、浏览、睇 lōu、掠视、裸视、眄 miàn、眄视 miànshì、瞄、藐视、乜 miē、乜斜 miēxié、蔑视、漠视、目、目测、目睹、目击、目见、目送、目验、睨 nì、鸟瞰、凝眸、凝目、凝视、凝望、怒视、盼、旁观、批阅、披览、披阅、睥睨 pìnì、瞞、瞥、瞥见、瞥视、平视、凭眺、歧视、眇 shào、翹望、瞧、瞧得起、瞧见、轻视、覷 qū、覷 qù、圈阅、扫视、赏、赏阅、审视、视、视事、收看、收视、守望、四

顾、睽 suō、踏看、探视、探望、眺、眺望、透视、望、围观、睇 xī、
 盼 xì、相 xiāng、相看 xiāngkàn、相 xiàng、小看、小瞧、小视、斜
 视、省 xǐng、省视 xǐngshì、巡、巡视、验、验看、仰视、仰望、遥
 望、一览、游览、远眺、阅、阅读、阅批、瞻、瞻顾、瞻望、瞻仰、
 展望、张、张望、珍视、正视、重视、瞩目、瞩目、瞩望、注目、注
 视、纵观、纵览、纵目、坐视

以上 212 个动词的 238 条义项均来源于《现代汉语词典》(2005 年第 5 版),^① 详见附录。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 汉语语言学领域的词义聚类研究

汉语词义聚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汉语词义聚类进行了不同阐释。

(一) 传统语言学视角下的词义聚类研究

1. 传统训诂学的词义聚类研究

训诂学旧日作为“小学”的分支学科,有着研究词义的悠久传统。尽管古代训诂学家没有明确提出词义系统理论,但在实践上早就开始了词义梳理和类化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单个词不同词义之间的聚合研究,即本义、引申义研究,这是古代词义研究的核心。但“本义”、“引申义”的说法,是站在以“字”为语言单位的立场提出的。但由于汉字兼有表音和表义的功能,字义与词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义就是造字之初的本来意义。本义的研究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开端,它主要依靠形训来求取本义。此外还有声训,如东汉刘熙的《释名》就是通过声音追索语词命名的由

^① 由于本书成稿早于《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且第 6 版所做修订基本未涉及本书研究对象,故仍以第 5 版为选词来源。

来。引申义是由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引申义的研究是从南唐徐锴开始的。他在《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疑义》中提到了两种假借：“据义而借”和“远而借之”。“据义而借”就是引申，又称为假借引申。“远而借之”就是据音假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假借。“据义而借”的引申，《说文系传》中的例子如，“杈”，许慎说本义是树的杈枝。徐锴说“可以撑船”，那就是引申为船叉；“可以刺鱼”，那就是引申为鱼叉。徐锴之后，宋代戴侗、清代段玉裁、朱骏声都对引申系统都进行了卓越的研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就对一千多个词的引申、演变线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江沅在为其写的《后序》中说：“许书之要，在明文字本义而已……本义明而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本义、引申义排列字义，形成完整的本义、引申义的序列。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术语的明确界定昭示着清代的学者对单个词内部的意义系统有了清晰的理论认识。

其次，是词与词之间意义聚合关系的探讨，即义类研究。对汉语义类的探秘是古代词义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至少在汉代或以前，这种工作就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展了。《尔雅》前三篇的词条，字数较多的词条实际上就是一个义类，后16篇的归类也是对词义系统的一种粗略划分。刘熙在《释名序》中明确提出了“义类”一说：“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并从语源上探讨了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将词语之间关系的探讨提升到形、音、义三者结合的层面。再到清代王念孙总结“义类”说、“义通”说，开始从理论上探讨词与词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把传统的义类研究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传统训诂学的义类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词语之间同近义关系的探讨。同训、互训、递训、转训等名称繁多的训释方法，本质上都是着眼于词义之间的同近义关系。结果是把单个的离散的词联结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同义或近义词群。第二，词语之间同源关系的求取。其理论根据是客观事物和声音的相似性。同源词的研究是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具理论性、特色性的研究。

传统训诂学对本义、引申义、同义近义、同源的研究，为我们的词义聚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由于传统训诂学的词义研究服务于经学，以训释词语为主要任务，“读经辨志”下的读懂文义，贯通文理，成为词义研究的目的，这种根本的限定造成了古代词义研究的局限性：

第一，拥有大量的初级词义材料，而缺乏深加工的精细产品。

第二，词义研究处于零散状态，缺乏解释整体的宏观理论。

第三，在方法和目的上过分注重求同，辨异涉及较少，大量使用同训、互训等，导致对同义词的认识停留在类似、近似、大约的模糊层面。

第四，重经验式的感悟，缺乏理性的实证研究。

第五，研究对象局限于古代的书面语言，严重缺乏对口语材料的分析。

这些局限性到章黄学派手中有所改观，如章太炎主张以音韵为手段整理汉语词汇的系统，并作《文始》以明文字孳乳浸多之理。黄侃认为训诂学的目的就是“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并系联《说文解字》中的字词来探求词汇意义系统（王宁，2000）。从而使训诂学脱离附庸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训诂学家们正致力于在前人研究成果中发掘其内在的理论体系，构建词义系统，并进行方法上的革新。

2. 现代词汇学的词义聚类研究

现代词汇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白话文的普及，现代汉语基本成型，词汇研究的对象终于从古汉语词汇转向现代汉语词汇。到五六十年代，一批现代汉语词汇学专著面世，如《汉语词汇》《普通话词汇》《现代汉语词汇》及《汉语词汇讲话》等，开始从理论上对现代词汇学进行了建构，80年代陆续出版和发表的一批词汇学论著在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形成了现代词汇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此时期的词义聚类研究表现为：第一，同义词和反义词类聚研究。第二，词义的发展演变（扩大、缩小、转移）。虽然学者们已经在有意识地研究词汇的系统性，但仍然局限于传统理论框架内，没有形成相对独立和创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存在着以下不足：

第一，词义聚合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和词的聚合关系混在一起。虽然是以词义为标准进行聚类，却又以词为单位，只有“同义词、反义词”的说法，没有词义之间“同义、反义”关系的阐述。

第二，忽视同一词形内部各词义之间的聚合关系研究，将多义词笼统地称作“内部几个意义有联系的词”。

第三，未涉及除同义、反义关系之外的其他词义关系，这必然导致词义聚类的零散性和局限性。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下的词义聚类研究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流是重视语言外在结构的精细化、充分性描写，把语义排除在外，但这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开始用结构主义方法对词义进行微观层面的探索和系统性方向的思考，其“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从词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两个方面，把词义研究向科学性和系统性方面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国内学者在学习、借鉴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对汉语词汇及其系统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还据此建立起了自己的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体系。其中，与词义聚类相关的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语义场理论来研究词义之间的聚合关系，以贾彦德（1982）为代表，他认为：“语言中的词义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语义场内，并与该场的其他词义处在某种聚合关系中，既有共同特征，彼此又不相同。因此，词义应该通过语义场的聚合关系进行研究。”他将语义场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不同词的词义构成的；一类是由一个多义词内诸义项构成的。前一类语义场中词义间聚合关系可分为：分类义场、顺序义场、关系义场、反义义场、两极义场和否定义场等。符准青也对语义场的结构进行了探讨，但他用的是词群的概念，根据词群成员的意义关系将词群分为：同义近义词群、层次关系词群、非层次关系词群和综合词群。

第二，用义素分析法对语义场内词义之间聚合关系进行微观描写，如贾彦德对亲属词的分析，符准青对颜色词群、亲属词群、眼睛活动词群等的描写，李红印对现代汉语 892 个颜色词的词义结构聚合分析，等等。其中，符准青对动词行为词词群的分析具有突破性意义，而且他还对特定词群进行了“普通话—方言”以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比较。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反映出语义结构化的思想，义素分析试图揭示词汇微观语义结构，找到所有的“语义原子”，语义场理论的目标则是从宏观上全面揭示词汇语义结构。两种理论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系统性和形式化，无疑给汉语词义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第一，语义场的边界问题。按照语义场理论，词汇系统由一个个场界分明、组合有序的大大小小的场聚集而成，但是究竟依据什么标准确定某

个场的存在？如何界定场的范围？如何确定一个场所包含的具体成员？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较好的解答，从而导致语义场要么越分越细，场的数量无限增加，要么无限扩展，场的范围不着边际。

第二，语义场和义素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有限，大都止于对实词的静态词义进行聚类和分析，对虚词及真实语料中的动态词义则少有涉及，如“母亲”一词一般归入亲属义场，义素分析为[血缘关系]、[最近的直系长辈]、[女性]，但“祖国母亲”中的“母亲”明显不能作以上归属和分析。同时，词义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也使学者们在运用结构语义学理论进行分析时，显得力不从心。

概而言之，汉语词义聚类的研究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从经学附庸到自成体系的漫长发展过程，前期从传统训诂学中继承了许多思路和方法，后期则从西方语义学中吸取了相关的现代理论，使词义聚类研究走向了微观与宏观、分析与描述相结合的道路。但是，由于以往研究都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就词义论词义，将人的主观动因排除在外，因此总是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直到20世纪末认知语言学兴起，才为词义研究打开了一片全新的视野。

（三）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词义聚类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自足的独立系统，而是与认知领域密切相关的，语义以认知为基础，是人类在对世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范畴化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在此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赵艳芳，2001）。以范畴理论为核心，认知语言学对词义的产生、发展及词义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汉语词义研究领域，为汉语词义聚类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以范畴理论为核心，认知语言学对词义的产生、发展及词义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汉语词义研究领域，为汉语词义聚类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

第一，立足基本范畴词，运用隐喻、转喻理论建立起单个词内部的词义聚合网络。人体名词是其中的研究热点，如对“心”、“眼”、“手”、“足”等的一词多义研究。还有涉及基本行为动词的多义认知研究，如“吃、到、看”等。由于基本范畴词多为单音节高频词，以之为词素构成

合成词的几率也比较高，因此学者们对相关同素词也进行了考察，从而使单个词的词义聚合网络得到了扩展和延伸。

第二，用认知的观点将前人的词义聚类研究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使之日向有理据的层级性词义聚合网络推进。

在理论研究方面表现为从认知角度对词义聚合理论进行重新解释，如周国光用范畴化理论解释语义场理论，并对汉语词汇体系中的语义场进行了分类描述（周国光，2005）。还有以赵艳芳为代表，对“一词多义”和“一物多词”的认知阐释，都大大推进了词义聚合理论的研究深度。

在具体的词义聚类方面，比较集中的是对颜色词的认知性阐发和系联，学者们以原型理论为依据确立基本颜色词，然后以此为基点对颜色词进行逐级延伸，并且结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和文化因素，对各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网络进行了探索。

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内从认知角度进行的词义聚类研究也越来越多，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

第一，尚未形成系统的认知词义聚合理论，只是从认知角度对词义问题进行尝试性的解释和探讨，因此大多数研究只是套用国外零散的认知研究成果，在汉语中来寻求验证。或者直接用国外理论研究英语词义，有关汉语的探讨只是稍有提及。

第二，针对“一词多义”的个案研究为主，很少有针对词群的词义聚合研究，或者虽以某类词群为研究对象，但只作总括式的简单探讨，未有详细遍及式的描写和分析。

第三，侧重认知的视角，却忽略了语言系统内部的作用，不注重利用真实语料，也较少结合句法、语用等因素，从而使研究结果流于主观。

因此，我们认为虽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词义聚类，是对以往研究的推进，但它不能替代以前的理论和研究。因此，我们不能全面否定和抛弃以前的语言理论。认知语义学理论基础来源于心理学，其对语义的把握往往是感性的、经验式的，无法对语义进行精确的分解，因而在语义分析中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词义研究是多层次、多视角的，各种理论互相补充才能推动对词义聚类的全面、深入研究。